

特稿

文化认知语言学初探

文旭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文化认知语言学是探讨语言与文化认知之间相互作用的跨学科领域,也是认知语言学的最新发展。本文尝试构建文化认知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分析文化如何影响和塑造人类认知,以及文化认知如何影响语言结构与使用。本文首先论述认知语言学的文化视角,解释文化认知这一核心概念,然后阐释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最后论述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和主要研究话题。通过论述与举例说明,本文初步构建了文化认知语言学这一新兴学科领域。

关键词:文化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文化认知;文化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5-0001-16

0 引言

过去40年,认知语言学在概念结构(如隐喻、转喻、意象图式等)、语法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如构式语法、认知语法、语力动态等)、概念化的共性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文化维度、社会维度、跨文化维度、跨语言维度不够彰显,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认知结构、认知过程和认知机制的差异性还没得到充分研究。文化认知语言学(cultural cognitive linguistics)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旨在从文化认知视角,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结构和使用与文化认知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人类语言和认知的奥秘。

本文将首先解释认知语言学的文化视角以及文化认知这一核心概念,然后阐释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最后论述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和话题,并争取在论述的过程中做到“龙虫并雕”,勾勒出文化认知语言学的概貌。

1 认知语言学的文化视角

要构建文化认知语言学这一学科,首先很有必要了解认知语言学研究中有文化视角

收稿日期:2024-05-16

作者简介:文旭,男,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家级人才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文化认知语言学、社会认知语言学、认知翻译学、语用学、外语教育研究。

引用格式:文旭.文化认知语言学初探[J].外国语文,2024(5):1-16.

的论述。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言学新范式,研究语言和心智以及他们与具身经验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早期的认知语言学研究非常关注具身经验以及概念化问题,如范畴化、意象图式、隐喻和转喻、概念整合等,当然这也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观点和出发点。认知语言学的“认知”一定是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这也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主要观点。

虽然认知语言学研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其具身认知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还有待深入研究,因为人类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也是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和文化认知(cultural cognition)被提出并得到重视的原因。就前者而言,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诞生了社会认知语言学(文旭,2019;文旭等,2024)和认知社会语言学(Kristiansen et al.,2008;赵永峰,2024);Serrano-Losada 和 Pettersson-Traba 作为客座主编还为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 期刊主编了专辑“Cognitive Approaches to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2024年第1期),其中的九篇文章深入探讨语言、认知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后者而言,我们可以称之为认知语言学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可以称为文化认知语言学(cultural cognitive linguistics)(Wen et al.,2021,2024)。文化认知语言学的诞生也是认知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1.1 认知语言学研究先驱们的文化视角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先驱们在不同场合关注文化在语言和心智研究中的作用,认知语言学的三位创始人均有关于文化的论述。

Lakoff 是认知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和 Johnson 在其开创性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就深入探讨了隐喻如何根植于特定文化的认知和语言表达中。他们(Lakoff et al.,1999:69)认为,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些规约的意象以及关于这些意象的知识,同时,变成隐喻习语的知识也是文化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将会与该文化中最基本概念的隐喻结构连贯在一起。”(Lakoff et al.,1980:22)他们分析了英语中广泛使用的隐喻,如“论辩就是战争”(ARGUMENT IS WAR)和“时间是一种资源”(TIME IS A RESOURCE),指出这些隐喻不仅反映了西方文化的竞争性和效率导向,而且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认知语法的创始人 Langacker 在其多部著作中探讨了语言、认知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语言是文化最基本的工具和成分,文化在语言结构中的反映是普遍的,也是非常重要的”(Langacker,1999:16)。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理论强调语言是认知的一部分,而认知本身深受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语言不只是一种交流工具,还是人类认知活动的直接表现,这些活动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中形成和发展的。在认知语法中,文化在语言结构和使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Langacker 认为,语言结构(如词汇、语法等)反映了其使用者的认知模

式,而这些模式是由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塑造的。例如,他在讨论名词和动词的概念时,就提到这些基本词类如何能够反映出使用者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处理信息的方式,这些看法和方式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他还特别关注隐喻和构式的使用,这些语言现象在传达文化特定概念方面尤为重要。隐喻不仅是语言修辞的表达,更是思维的方式,它揭示了我們如何通过文化习得的视角来理解和组织我们的经验。他认为,要充分理解语言现象,就必须考虑语言使用者的文化背景,因为这些背景决定了他们的认知习惯和语言表达方式。Langacker 的研究为认知语言学提供了一个深入探讨语言与文化互动的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认知语言学的另一创始人 Leonard Talmy(2000)在其认知语义学理论中指出,文化因素在语言结构和意义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认为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也是反映文化认知和社会规范的媒介。以不同文化对运动事件的描述方式为例,英语等“卫星框架”语言倾向于用动词的卫星成分(如方向性介词)来描述运动路径(如 run out, swim across),而“动词框架”语言(如西班牙语)则更强调用动词本身来表示路径(如 salir, cruzar)。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对事件的关注焦点和认知模式。因此,Talmy 的研究揭示了语言如何通过其结构和词汇选择来反映和塑造文化的认知框架。此外,他还探讨了语言中的文化隐喻和范畴化的影响。不同文化通过语言构建出独特的概念范畴,这些范畴反映了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例如,英语中关于时间的隐喻常以空间为基础,如“in the future”或“behind schedule”,这些表达式体现了将时间视为线性、前后移动的观念。而在一些非西方文化中,时间可能被视为一种循环或一种特定的生命节奏,这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也在语言表达中得到体现。他的研究表明,文化不仅影响语言使用中的词汇选择和语法结构,还深刻地影响着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因此,通过分析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的认知框架和思维特征。

除上述三位创始人之外,Anna Wierzbicka 的研究也非常值得关注。虽然她并不是一位认知语言学家,但其研究路径与认知语言学非常接近。Wierzbicka(1996)在语言学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NSM),这一理论通过探讨语言中的基本语义元素即语义基元(semantic primitive),如“好”“坏”“大”“小”等,以及另一概念“文化脚本”(卢植,2012:8),揭示语言如何反映特定文化的认知框架。这些语义基元被认为是所有人类语言的共有基础。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够精确地描述和比较不同文化中语义的细微差别。她认为,每种语言都包含一套核心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它们不仅构成了语言的基础,而且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例如,在汉语中,词汇“和谐”和“关系”反映了集体主义和重视社会和谐的文化特点;但在英语中,词汇如“freedom”和“privacy”有着深刻的意义,体现了西方文化重视个人权利和独立性的观念。

Wierzbicka(1997, 2010)还通过跨文化语义分析,指出这些核心词汇的使用和理解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特定的,无法简单地通过翻译实现完全对等。例如,英语中的“sorry”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歉意或同情,但在日本文化中,“すみません”则不仅用于道歉,还可以表达感谢或请求,这反映了日本文化中更为复杂的社会互动规范。因此她认为,理解一种语言及其使用者的文化认知模式,必须深入了解其核心词汇和语法结构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社会规范。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与文化认知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语言如何塑造和反映文化认知。

此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得力干将如 Kövecses(2005, 2006, 2015), Sinha(2021), Sweetser(1990)等学者的研究也强调了文化对语言表达和理解的影响。例如, Kövecses 对文化隐喻的研究,主要探讨隐喻如何在不同文化中体现和传达特定的文化价值和认知模型。他认为,虽然许多基本隐喻(如“时间是金钱”)在多种文化中普遍存在,但具体的隐喻表达和应用在不同文化中有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揭示了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他分析了“LOVE IS A JOURNEY”(爱情是旅程)这一隐喻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中的不同表达。在中国文化中,这一隐喻可能更强调道德和责任,如“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在美国,同一隐喻可能强调目标和伴侣之间的伙伴关系,如“我们在一起走过了很长的路”。这种差异反映了两种文化在关系和责任观念上的重视程度不同。通过这样的比较, Kövecses 强调了隐喻不仅是语言的修饰,更是深植于我们的文化认知结构中。隐喻帮助我们理解和组织复杂的抽象概念,如情感、时间、关系等。因此,研究不同文化中的隐喻使用可以提供深入的洞察,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文化如何通过语言表达其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的工作不仅对语言学和认知科学领域有重要贡献,也对跨文化交际和教育实践提供宝贵的指导,强调在全球化交流中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Sinha(2021: 387)还认为,如果语言能为心智研究提供一个窗口,如果不同文化差异会导致不同心智之间的差异,那么语言分析就可以为具体的文化认知提供一个窗口。Sweetser(1990)在探讨语义学和语用学时,也提出要重视文化背景在语言意义构建中的作用,尤其是在解释词汇的情感和社会寓意时。例如,她分析了不同文化中礼貌表达的差异,展示了如何通过语言习得来传递和维持文化规范。

以上研究表明,认知语言学的文化视角不仅增加了我们对语言内在功能的理解,还扩展了我们对语言如何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中发挥作用的认知。通过这种方式,认知语言学为理解语言与文化的互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1.2 文化语言学的认知视角

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就是代表之一。但最近国外兴起的文化语言学不同于我们国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化语言学

(邵敬敏,1995)。今天的文化语言学已经开始利用认知语言学和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探索语言、文化、心智之间的关系(Palmer,1996; Sharifian,2003; Sinha,2021)。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 Gary B. Palmer、Farzad Sharifian 等。他们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具有明显的认知特征。例如,Palmer(1996)在其文化语言学中特别强调,语言是文化知识和认知框架的载体。语言不仅传递信息,还反映了说话者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他认为,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可以揭示特定文化的认知模型。例如,他在研究美洲原住民语言时发现,这些语言中的分类系统和隐喻用法深刻体现了其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Sharifian(2015,2017a,2017b)强调文化是如何通过语言反映和传递认知的集体表现。他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表达和构建集体文化认知的方式。他的研究特别关注如何通过语言反映出不同文化群体的认知和价值观。例如,他分析了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的“country”概念,这一词汇不仅指代地理位置,还包含了深层次的精神和社会涵义。在土著文化中,“country”承载了祖先的传承、精神信仰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与西方语言中“country”仅指国家或地区的意义有很大不同。这种文化认知的差异通过语言清晰地体现出来。他还通过对比英语和波斯语中的文化隐喻,展示了文化认知如何影响语言表达。在英语中,爱常被比作“旅程”(如“We've come a long way”),而在波斯语中,爱更多地被比作一种“心病”。这些隐喻表达了不同文化对情感体验的独特理解。他认为,语言是文化认知的镜像,通过分析语言使用中的文化特征,可以揭示不同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展示语言如何深刻地嵌入文化认知结构中,影响人们的世界和社会行为。他的研究揭示了文化在国际交流中的重要性,强调了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认知框架的必要性。

1.3 认知语言学的跨文化、跨语言研究

认知语言学的跨文化和跨语言研究,关注语言如何反映和影响不同语言、文化中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认知语言学尤其关注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理解和使用语言来表达相同或相似的概念。这一领域的研究揭示了语言结构和文化习俗如何塑造认知过程。Kóczy 和 Brdar-Szabó 作为客座主编为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 期刊主编了专辑“Perception, Culture and Language”(2023年第2期),其中的八篇文章都涉及认知语言学的跨文化、跨语言研究。

认知语言学的跨文化、跨语言研究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隐喻和语法,揭示不同文化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例如,Lakoff 和 Johnson 的概念隐喻理论探讨了隐喻如何根植于日常语言中,并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例如,在英语中,“ARGUMENT IS WAR”(“辩论是战争”)这一隐喻很常见,体现了西方文化对辩论的看法,强调冲突和胜负。但在一些亚洲文化中,辩论更被视为一种“舞蹈”或“和谐的交流”,这种隐喻反映了对冲突更为谨慎、注重和谐的文化认知。

再如,语言传递关于颜色的文化认知差异。在汉语中,红色通常象征着好运、喜庆和繁荣,这在中国新年和婚礼等庆典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相反,在西方文化中,红色有时象征危险或警告(如红灯)。俄语中有两个不同的词分别表示“浅蓝色”和“深蓝色”,而英语通常只用一个词“blue”来描述所有的蓝色。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俄语和英语使用者在认知和记忆颜色时的差异。这些语言中的颜色隐喻不仅是词汇的选择,还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价值和认知偏好。

认知语言学的跨文化研究还包括对语法结构的比较。例如,在多种语言中,时间的表达和理解有显著差异。在汉语和希腊语中,动词时态和体态反映了对时间的不同处理方式,展示了两种文化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独特认知。通过这些跨文化的语言研究,认知语言学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语言如何塑造我们的认知,并反过来被我们的文化背景所影响。

此外,空间方位的表达也是一个研究热点。例如,许多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使用绝对方位(如东南西北)来描述空间关系,而不是相对方位(如左右前后)。有趣的是,在我们国家,北方人往往倾向于使用绝对方位(绝对参照)来描述空间关系,而南方人则更倾向于使用相对方位(自我参照)来描述空间,如北方学生初来西南大学,一定是问学校的北门或南门在哪里,但西南大学一共有八个校门(1号门,2号门……8号门),没有北门、南门之说,这或许与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关,因为南方的地形和道路特征,人们不好区分东南西北,所以一般使用自我参照来描述空间方位。这种语言习惯反映了一种与环境紧密相连的空间认知方式,对于生活在广阔自然环境中的人们来说是非常实用的。

以上例子表明,认知语言学的跨文化、跨语言研究不仅增进了我们对语言多样性的理解,还帮助我们认识到语言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这些研究对于促进跨文化交际甚至文明交流互鉴都具有重要意义。

2 文化认知——文化认知语言学的—个核心概念

前面很多地方提到了一个概念,那就是“文化认知”(cultural cognition),它是文化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我们构建该学科的关键。因此,这里我们必须阐释这一概念。

2.1 文化认知的界定

简单地说,文化认知就是指文化对人类思维、认知过程、决策过程、行为方式的塑造和影响的方式。它强调人类的认知方式、价值观、信仰和知识体系由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影响和塑造。文化认知研究关注文化如何通过语言、习俗和社会实践影响个体的认知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体现出差异。文化认知还涉及文化在信息处理、记忆、推理和决策中的角色,揭示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

我们可以用以下例子说明文化认知。在中西方文化中,时间的认知方式有显著差异。

西方文化往往将时间视为线性和可度量的资源,这种观念在语言中反映为“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隐喻。时间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是有限且宝贵的,需要被高效利用。相反,在许多非西方文化中,比如一些原住民文化,时间被视为一种循环的过程,强调整体的自然节奏和人际关系的平衡,如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中的“Dreamtime”概念,不仅包含了对历史的理解,还包括了对未来的预测,这反映了一种循环的时间观念。这种对时间的不同认知方式直接影响到行为和社会规范。在西方文化中,准时性和时间管理被高度重视,会议和约会需要严格按照时间表进行。而在某些非西方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可能比时间更重要,活动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相对灵活。这种文化认知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语言和时间表达上,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行为和社会互动中,深刻影响文化内部的沟通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构建。因此,文化认知不仅是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更是文化如何通过语言、符号和实践来反映和塑造人类认知的体现。

2.2 文化认知的特征

要全面理解文化认知,我们还要理解文化认知的特征。以下几点很重要:

(1) 文化依赖性

文化认知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其依赖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不同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例如,东方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体主义会导致不同的社会认知和人际关系处理方式。这种依赖性意味着文化认知是相对于特定文化环境而存在和表现的。例如,我们的奥运健儿在取得冠军以后,首先感谢的一定是国家和集体,一定会强调国家的培养和大家的支持,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表现,彰显了国家意识和家国情怀。

(2) 社会化

文化认知通过社会化过程传递和获得。儿童从出生开始,通过语言学习、家庭教育、社会互动等过程内化其文化中的认知模型和价值观。例如,儿童通过与家庭成员和社区的互动,逐渐掌握如何看待和理解自我与他人、时间与空间、情绪与情感等基本概念,这些认知方式深受文化影响。

(3) 动态性

文化认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文化环境、社会变迁和历史进程不断演变。技术进步、社会变革、跨文化交流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文化认知的改变。例如,全球化过程中,跨文化交流增多,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强,这导致了认知模型的演变。

(4) 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

语言符号系统在文化认知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价值和认知模型的载体。例如,不同文化中的语言习惯、惯用语、习语、谚语和隐喻等都反映

该文化的认知方式。文化认知常常通过这些语言符号来传递和维持。

(5) 多样性和相对性

文化认知的多样性和相对性是其重要特征。不同文化的认知方式可能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例如,时间观念在西方文化中通常是线性的,而在某些非西方文化中可能被视为循环的。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和解释会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异,这种多样性和相对性体现了文化认知的独特性。

(6) 集体性与共享性

文化认知具有集体性和共享性,即某一文化群体中的个体往往共享的认知模型和理解框架。这种共享性使得文化认知能够在群体内部得到广泛认同和传播。例如,某些社交礼仪、价值观或行为规范在特定文化中被广泛接受并成为文化成员认知的一部分。文化信息的记忆很多时候以文化模型或文化图式的形式出现。

(7) 互构性

文化和认知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建构的,文化通过规范、信仰和实践影响认知,而认知过程(如范畴化、记忆、推理和决策)反过来又帮助塑造和维持文化。例如,在一些文化中,记忆传统和口述历史通过特定的记忆策略被传递下来,这些策略本身反映了文化的认知习惯和价值观。

文化认知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强调文化对人类认知过程的深刻影响及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它不仅仅涉及个体如何理解和看待世界,还包括文化如何通过语言、非语言符号和社会实践等途径,影响群体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社会互动。因此,文化认知研究在揭示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驱动因素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3 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文化认知语言学就是从文化认知的角度对语言和心智进行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要构建这一跨学科领域,我们需要明白其理论基础。

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认知语言学、文化研究以及其他学科的交叉点上。笔者认为,其理论基础至少可以借鉴以下一些学科的理论 and 观点:(1) 认知语言学(语言+心智);(2) 文化语言学(语言+文化);(3) 人类语言学(语言+说话人);(4) 跨文化交际(语言+文化+交际)。当然,哲学、文化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也值得借鉴。

3.1 认知语言学基础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更是认知过程和认知机制的体现,反映了人类如何理解和构建现实世界。这一理论基础强调语言和认知之间的互动,主张语言结构和使用反映了人类经验和概念化方式。文化认知语言学扩展了这一观点,进一步强调文化

作为一个动态的认知系统,对语言形式和使用的影响和塑造。该理论基础主要有三:(1)概念隐喻理论,认为人类通过隐喻性思维将抽象概念具体化、陌生概念熟悉化。例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样的隐喻反映了中华文化强调道德领导力的作用和重要性。(2)框架理论,研究语言如何通过特定的框架或“世界观”来构建和组织信息,反映社会文化背景。例如,“家庭”在不同文化中可以具有不同的框架,如东方的大家庭和西方的核心家庭概念。(3)认知模型,用来理解和推理我们经验的认知模型,它不具有普遍性,而是依赖于我们成长和生活的文化,因为这些认知模型代表了我们有某领域所储存知识的认知观(Lakoff et al., 1989; Ungerer et al., 2006)。例如,棒球运动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中国人没有形成有关棒球的认知模型。因此,我们可以说,某一特定领域的认知模型最终依赖于文化模型。文化模型是一个社会群体或次群体所共享的认知模型(Ungerer et al., 2021: 51),故文化模型也可称为文化认知模型。

通常,我们习得认知模型至少有两种方式:直接的经验或者我们的文化(Lakoff et al., 1989: 66)。通过文化习得的认知模型长期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之中。这种认知模型通常与我们的科学知识并非完全一致,如关于狼的认知模型。有专家研究表明,当狼遇到人的时候,通常会尽量避开人,但是许多关于狼的文化模型却是把狼看成是攻击人的凶狠动物。

3.2 人类语言学基础

人类学语言学(Foley, 1997; Danesi, 2004)在多个方面可以被视为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首先,人类学语言学关注语言在文化背景中的使用,强调语言与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与文化认知语言学的核心理念完全一致,即语言不仅是传达信息的工具,还承载着文化意义和价值观。人类语言学通过田野调查和实地研究,揭示语言如何在特定文化中反映社会结构、信仰体系和日常生活实践。这些研究提供了文化认知语言学的实证基础,说明语言使用是文化和认知模型的体现。

其次,人类学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多样性和相对性,强调不同文化中语言结构和功能的差异性。这种视角支持文化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和认知相对性的观点,认为语言结构和使用的模式反映了文化特定的认知方式。例如,人类学语言学研究中对亲属称谓系统的分析表明,不同文化中的语言如何通过复杂的称谓系统来反映家庭关系和社会组织结构。这种研究为文化认知语言学提供了关于语言如何反映文化分类和认知框架的证据。

再次,人类学语言学中的语境论为文化认知语言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语境论强调语言意义的建构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文化认知语言学可借鉴这一理论,关注语言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认知功能,如何通过语言实践来体现和维持文化认知。

总之,人类学语言学通过其对语言文化嵌入性的研究、对语言多样性的强调以及对语境的重视,为文化认知语言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基础,帮助揭示语言、文化和认知之

间的复杂关系。

3.3 文化学基础

文化研究在多个方面可为文化认知语言学提供理论基础。首先,文化研究强调文化是动态的、历史性和权力结构的产物,这与文化认知语言学对语言和文化认知相互构建关系的关注密切相关。文化研究揭示了文化如何通过符号和意义系统进行传播和维持,这为文化认知语言学提供了一个框架,来理解语言作为文化表达的工具如何反映和塑造文化认知。例如,文化研究关于民族志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揭示了语言如何在文化实践中再现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这帮助文化认知语言学家理解语言使用中隐含的文化价值和认知模型。

其次,文化研究中的符号学和意义构建理论可为文化认知语言学提供理论洞察。符号学理论认为,文化是通过符号系统建构的,语言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之一。文化认知语言学可借鉴这一观点,关注语言中的隐喻、象征和框架如何反映特定文化的认知模型。例如,文化研究中的“东方主义”理论揭示了西方文化通过语言和符号建构了对东方的特定认知框架,这为文化认知语言学提供了一个批判性分析语言如何建构他者形象的案例。

此外,文化研究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流动性,这为文化认知语言学提供了理解语言如何在跨文化交际中适应和变革的理论基础。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揭示了语言如何在不同文化接触中反映和重塑身份认同与意义。例如,移民语言的研究显示,语言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如何适应和融合,反映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总之,文化研究通过对文化意义、符号系统、文化多样性和权力结构的探讨,为文化认知语言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使得语言与文化认知的关系研究更为深入和多元。

3.4 文化语言学基础

文化语言学在多个方面为文化认知语言学提供理论基础。首先,文化语言学强调语言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语言不仅用于交际,还承载了文化特有的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规范。这一观点与文化认知语言学的核心理念非常一致,即语言是文化认知的反映和表达工具。文化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中的特定表达方式和语法结构往往反映了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价值。例如,语言中的敬语系统(如汉语的敬谦辞)不仅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礼仪、情感和态度,还反映了中华文化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刘宏丽,2001)。文化认知语言学通过借鉴这种研究视角,可以进一步理解语言如何反映和构建社会认知和文化模式。

其次,文化语言学提供了关于语言如何在文化语境中使用的深刻洞察。文化语言学特别强调如何通过言语行为来表达文化特定的意义。例如,祝福、问候、道歉和感谢等言语行为在不同文化中的使用规则和理解方式可能大相径庭。通过研究这些言语行为,可以揭示

文化如何通过语言实践来影响认知和社会互动。

此外,文化语言学强调语言和文化的互动性和变动性,指出语言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适应和演变。这与文化认知语言学研究语言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反映和适应不同文化认知的目标完全一致。例如,文化语言学研究表明,移民社区的语言使用和变迁反映了他们如何在新的文化环境中重构文化身份和认知框架。文化认知语言学可以借鉴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语言如何在文化接触中调节和反映不同的认知和文化模式。

总之,文化语言学通过其对语言、文化和社会实践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为文化认知语言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和实证依据,有助于理解语言如何作为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核心要素发挥作用。

3.5 跨文化交际研究基础

跨文化交际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Samovar et al., 2015),主要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如何进行交际。这是一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吸收了像语言学、人类学、交际学、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元素。跨文化交际不只是聚焦语言结构的差异,也非常强调调节交际的文化规则以及交际的非言语模式。跨文化交际关注三个相关的问题:(1)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吗?(2)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吗?(3)文化影响语言还是语言影响文化?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些研究领域可以为文化认知语言学提供很好的参考。

最后,文化认知语言学也可借鉴语用学、社会语言学中的语境理论,强调语言使用中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语境对理解和意义建构的影响。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奠定了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4 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和话题

在论述了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后,我们很有必要阐释该学科的研究目标和话题,这也是构建文化认知语言学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

4.1 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

文化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目标是探索语言、文化和认知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语言如何反映和塑造文化观念,并分析文化如何影响语言的使用和认知模型。该学科将致力于理解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文化载体的角色,以及它在构建和传播文化认知中的重要作用。具体目标有三:

第一,文化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中的范畴、隐喻、转喻、框架、文化模型、认知模型和叙述等语言表达或概念如何反映文化特征和价值观。例如,不同语言中的隐喻往往反映不同文化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中国文化中,时间往往被看作一种流动的自然元素,如“白

驹过隙”“光阴似箭”“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流水落花春去也”“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等等,这体现了对时间的循环性和自然性的理解。但在西方文化中,时间常被视为一种资源,可以“花费”(spend)、“浪费”(waste)或“节省”(save),这些隐喻反映了对时间的经济学理解和效率观念。通过研究这些语言差异,可以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方式和价值体系。

第二,文化认知语言学探索语言如何承载和传递文化知识和社会规范。语言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还是文化传统、社会角色和价值观的载体。例如,在许多语言中,颜色词汇不仅描述了视觉感知,还传达了文化特定的价值和社会意义。在中华文化中,“红色”寓意吉祥、喜庆与尊贵,但在西方文化中,“红色”可以象征爱情和激情。通过分析语言中的这些文化符号,能够深入理解语言如何在社会中维持和传播文化价值观。

第三,文化认知语言学还致力于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使用和理解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误解甚至冲突,这些问题通常与文化特定的语言表达和认知方式有关。例如,间接表达和直接表达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认知基础,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和交际失败。通过研究这些现象,文化认知语言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 and 适应不同的文化语言模式,从而促进更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总之,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语言的视角,理解文化和认知之间的深层联系,揭示语言在文化表达、认知构建和社会交往中的复杂角色。这一研究领域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对促进跨文化理解、交际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4.2 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话题

如果我们想构建一个大观念的文化认知语言学,即广义的文化认知语言学,那么下面十大话题将是主要的研究内容。

(1) 词汇选择与文化认知

不同文化对某些概念的词汇选择反映了其独特的认知视角和文化价值。例如,“爱”这一复杂情感,英语中只用一个词 love 来表达,但希腊语中却有三个概念:Eros 表示浪漫的情爱,agape 表示一般化的慈爱情感,filios 表达的则是家庭之爱。在阿拉伯文化中,关于“骆驼”的词汇极其丰富,反映了骆驼在沙漠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文化价值。同样,因纽特人(Inuit)有许多表达“雪”的词汇,这反映了他们生活环境对雪的细微差别的认知和重要性。

(2) 语法结构与文化认知

语法结构也反映了不同文化的认知特点。例如,语言中的时态、体态、数态等语法形式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使用频率和意义。在汉语中,语言强调的是事件的整体性和完成

性,因此汉语语法中没有严格的时态区分,这与英语等西方语言有显著不同,后者对时态的精确区分反映了更为线性的时间观念。此外,一些语法构式也具有强烈的文化认知特点,如汉语中用来形容女子貌美的“头是头,脚是脚”这样的构式在英语中就没有对等的表达式。

(3) 语用使用与文化认知

语言的使用方式(语用和文体)也受到文化规范、文化价值和文化认知的影响。例如,在汉语中,我们特别强调言语交际的“诚”原则,《周易》中就有“修辞立其诚”的说法,意为“立言重在诚”。孔子也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可见“诚”这一文化规范作为语言使用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我国早就确立了。在日语中,表达请求时往往使用敬语,反映了日本文化中对社会等级和人际关系的高度重视,但在英语中,请求往往使用更为直接的表达,这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平等交往的倾向。

(4) 比喻语言与文化认知

比喻语言如隐喻和转喻是理解文化认知的重要工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或转喻表达式揭示了不同的认知模型和价值观。例如,同一隐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如“龙”在中国文化中是权力、幸运和吉祥的象征,常用于指代帝王和国家,但在西方文化里,“dragon”常被视为一种凶猛的怪兽,象征危险和邪恶。这一隐喻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对同一符号的不同认知和价值取向,揭示了文化如何影响语言表达和意义构建。这种对比可以揭示不同文化中对“龙”的认知差异。

(5) 语言演化与文化认知

语言演化过程也是文化演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例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与数字化、网络化和社交媒体相关的新词被引入语言中,这些新词的产生和使用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新文化特征和认知需求。例如,网络语言“小迷妹”“小迷弟”“小姐姐”“饭圈文化”“吃瓜群众”“社死”等,都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年轻一代社会交际的认知需求。

(6) 语言社会化与文化认知

语言社会化是指个体通过语言学习和使用来融入其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过程。文化认知语言学可以研究语言社会化过程中的文化认知形成和变化。例如,儿童在学习母语的过程中,不仅学习了语音、词汇和句法结构,还通过母语学习了文化规范、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在中国家庭中,儿童可以通过语言互动学习到谦虚、尊重、团结、和谐的重要性,这种社会化过程中的语言使用与文化认知形成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文化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7) 文化价值体系与文化认知

文化认知语言学还可以研究语言如何反映和维持特定文化的价值体系。语言中的某些表达方式、习语、谚语和惯用语常常携带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和智慧。例如,在汉语中,成

语“百善孝为先”强调了家庭和孝道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但在德语中,“Ordnung muss sein”(必须有秩序)反映了德国文化对秩序和规则的重视。通过分析这些语言表达,研究者可以揭示特定文化中哪些价值观被普遍接受和重视,以及这些价值观如何通过语言内化和传播。

(8) 文化叙事与文化认知

文化认知语言学还可以通过分析文化叙事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文化叙事指的是一个文化中常见的故事、历史事件、民间传说、神话等,它们不仅反映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世界观,还通过语言清楚地表现出来。例如,在中国文化中,像《西游记》这样的经典叙事常常强调团队合作和集体努力,这反映了集体主义和人际关系的价值取向。但在西方文化中,“英雄之旅”这一叙事模式非常普遍,该模式反映了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通过分析这些叙事的语言特点和结构,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文化如何通过语言来表达和传递其核心认知和价值观。

(9) 非言语交际与文化认知

文化认知语言学还可以将语言与非言语交流(如手势、眼神、面部表情、身体姿态)结合起来研究,以揭示语言和文化认知之间的关系。例如,在一些文化中,直视对方的眼睛被认为是自信和诚实的表现,但在其他文化中,这可能被视为不礼貌或冒犯行为。再如,在地中海文化中,手势是语言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方式和意义深受文化认知的影响。在意大利,当地人说话时常伴有丰富的手势,这些手势不仅强化了语言表达,还传递了说话者的情感和态度。通过结合语言和非言语交流的研究,文化认知语言学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语言和文化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共同反映和构建文化认知。

(10) 科学技术与文化认知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语言使用和文化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认知语言学可以研究数字化交流中的新兴语言现象和文化认知变化。例如,社交媒体上的缩写词[如yyds(永远的神)]、表情符号[如\(^0^\)/ (举手欢呼)]和模因(memes)反映了新一代文化认知的特征,如简洁性、视觉性、多模态性和跨文化传播性。通过分析这些新兴的语言或符号形式,文化认知语言学也许能够揭示科学技术的进步如何影响语言使用习惯和文化认知模型。

以上每个话题都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来助力我们理解语言如何反映和影响文化认知。通过这些研究,文化认知语言学能够更全面地揭示语言与文化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示语言如何作为文化认知的载体,反映和塑造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行为,帮助我们理解语言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多彩世界。

5 结语

本文旨在初步构建文化认知语言学这一新兴交叉领域的学科体系。首先,文章描述了

认知语言学的文化视角,分析阐明了文化认知研究的重要意义;然后阐释了文化认知这一核心概念,明确了其定义和特征;其次,从认知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等方面论述了文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最后,探索性提出了该学科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话题。

本研究强调了语言研究应注重文化价值和认知,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今天,理解文化认知的差异性不仅可以拓展语言学的研究视野,也将为跨文化交际和国际传播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附注:本研究得到了“重庆市现代认知科学与语言文化研究协同创新团队”[渝教宣发〔2020〕3号]以及重庆市2019年研究生导师团队项目“语言认知科学研究团队”[(2019)292号]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在写作过程中,也使用了“文心一言”和ChatGPT等语言工具。

参考文献:

- Danesi, M. 2004. *A Basic Course in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M].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 Foley, W. A. 1997.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Oxford: Wiley Blackwell.
- Kövecses, Z. 2005. *Metaphor in Culture: Universality and Vari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övecses, Z. 2005.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övecses, Z. 2015. *Where Metaphors Come Fro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istiansen, G. & R. Dirven. 2008.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Variation, Cultural Models, Social Systems* [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M.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9.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Palmer, G. B. 1996. *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Samovar L. A. et al. 201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M]. Boston: Cengage Learning.
- Sharifian, F. 2015.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 Sharifian, F. 2017a. *Cultural Linguistic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harifian, F. 2017b. *Advances in Cultural Linguistics* [M].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 Sinha, C. 2021. Cultur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G) // Wen Xu & John R. Taylor.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 Sweetser, Ev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lmy, L.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2 Vols* [M].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Ungerer F. & H.-J. Schmid. 2021.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Wen Xu & Chen Chuanhong. 2021. Cultural Conceptualisations of the *Loong* in Chinese Idioms [J].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 567-593.
- Wen Xu & Chen Chuanhong. 2024. What does *Loong* (龙) Mean to the Chinese People? A Cultural Cognitive Linguistic

- Perspective [J]. *Lege Artis*(1):.
- Wierzbicka, A. 1996. *Semantics: Primes and Universal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erzbicka, A. 1997. *Understanding Cultures Through Their Key Word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erzbicka, A. 2010. *English: Meaning and Cultur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刘宏丽. 2001. 现代汉语敬谦辞[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卢植. 2012.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语义基元的语义韵对比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邵敬敏. 1995. 文化语言学中国潮[M]. 北京:语文出版社.
- 扎德·多纳,肯尼斯·赫文. 2020. 社会科学研究:从思维开始[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文旭. 2019. 基于“社会认知”的社会认知语言学[J]. 现代外语(3):293-305.
- 文旭,王鸿策. 2024. 社会认知语言学再思考[J]. 外语学刊(1):
- 赵永峰. 2024. 认知社会语言学[G]//文旭,杨坤. 认知语言学关键概念. 北京:商务印书馆: 356-375.

An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WEN Xu

Abstract: Cultur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gnition, represent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disciplinary framework of Cultur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alyzing how culture influences and shapes human cognition and how cultural cognition affects language structure and use. The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explains the core concept “cultural cognition”. It then elaborates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finally addresses its research goals and main topics. Through discussions and examples,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s the foundation of this emerging discipline.

Key words: Cultur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ltural cognition; cultural linguistics

责任编辑:龙丹